

诺拉·S档案

当代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诺拉·S档案

——当代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

叶廷芳 章国锋 选编

袁志英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前言

当代德语文学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作家，其中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不乏其人。就小说而言，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H·伯尔外，A·西格斯、F·迪伦马特、M·弗里施、G·格拉斯、C·沃尔夫、I·巴赫曼等也都是各国读者熟悉的名字。他们和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所谓当代德语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说德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包括个别散居在其他国家的作家。到目前为止，它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由于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制度与民主德国不同，它们的文学所走过的道路自然也不同。在此，我们不妨把前三者的文学称为“西方德语文学”（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也把他们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以区别于民主德国的文学。为了使读者对战后德语文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下我们侧重在小说方面，对西方德语文学与民主德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分别作简略的介绍。

西方德语文学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西方德语文学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中期；二、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末；

三、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四、七十年代中直至现在。

纳粹上台前的德国文学原是相当繁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英、美、法占领区，遭受法西斯严重摧残的文学园地变得一片荒芜。除了外国的作品，只有少数流亡国外的作家如托马斯·曼、H·黑塞和W·克彭等人的作品得以出版。直到一九四七年，文坛才逐渐恢复了生气，一些纳粹统治时期留在国内的老作家如朗盖瑟、卡萨克等又重新开始创作。年青一代的作家也陆续登上文坛。一九四七年，一批青年作家如H·W·利希特、A·安德施、W·博尔歇特、H·伯尔、S·伦茨和I·巴赫曼组成了文学团体“四七社”，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德语文学的发展。在当时，文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清除法西斯留下的精神垃圾，对本民族前一阶段的历史作一次彻底的清算。此外，第三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经历了十三年恐怖统治和战争忧患的人民生活在废墟之上，陷入了饥饿和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创作的题材大多是描写法西斯暴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废墟文学”。

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形式是中、短篇小说与广播剧。其中博尔歇特的《在大门外》(1947)、伯尔的《亚当，你曾在哪里？》(1951)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利希特的《败兵》(1949)、克彭的《草地上的鸽子》(1951)和《死亡在罗马》(1953)、伦茨的《空中群鹰》(1951)等引起了较大反响。

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受英美作家如海明威、G·格林和乔伊斯等人的影响，意识流的内心独白、蒙太奇、时空颠倒等手法运用得较多。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德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并于

六十年代初出现了持续的“景气”或所谓“经济奇迹”。由于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技术水平越来越先进,经济实力在短短数年内得到迅速膨胀。六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已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在奥地利和瑞士,工业生产的逐步现代化也带来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繁荣。经济上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心理产生深刻影响,这自然也会在文学中得到反映。

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西方德语文学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这使得战后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一时期的文学表现出以下特点:(一)许多作品谴责军国主义复活的逆流,反对国际政治中的冷战。代表性作品有伯尔的《九点半钟的台球》(1958)、格拉斯的《铁皮鼓》(1959)、弗里施的《安多拉》(1961)、霍赫胡特的《代理人》(1963)、基普哈特的《奥本海默案件》(1964)和伦茨的《德语课》(1968)等。(二)反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和垄断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弊病。这类作品被评论界称之为“不顺从文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伯尔的《小丑之见》(1963)和《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A·安德施的《桑给巴尔》(1957)和《红发女郎》(1960)、M·瓦尔泽的《半场》(1960)、U·约恩森的《关于雅可布的猜想》(1959)以及迪伦马特的戏剧《老妇还乡》(1956)和《物理学家》(1962)等。(三)工人文学兴起。一九六一年,联邦德国一批反映工人问题的作家在多特蒙德成立了文学团体“六一社”,使战后的工人文学得到较大发展。他们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反映劳资矛盾和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类作品中,较为优秀的有马克斯·封·德尔·格律恩的《鬼火与烈焰》(1963)和《坎坷人

生》(1973)、艾丽卡·隆格的《波特罗普的记录》(1968)和汉斯·君特尔·瓦尔拉夫的《十三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等。(四)不少作家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试验。奥地利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石灰矿》(1968)、彼得·汉德克的《大黄蜂》(1966)和《小贩》(1967),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时空混乱,层次错杂,语言含糊不清,因而被称为“反小说”。作者试图以此表现现实世界是无法认识的。在《骂观众》(1966)和《卡斯帕尔》(1968)中,汉德克一反传统戏剧的形式,在剧中进行“语言革命”,创造了表现“语言怎样迫使人接受现存社会的秩序和价值观念”的“说话剧”。而彼得·魏斯则创造了“总体戏剧”的形式,在他的戏剧如《马拉被害记》(1964)和《调查》(1965)中,既有对话和独白,也有评论、演说、歌唱、舞蹈、哑剧和梦境。在诗歌方面,出现了将词拆散重新排列组合,构成某种具象的所谓“具体诗”。

这一时期的西方德语文学在风格和技巧上的显著特点是:各种创作技巧已完全融合在一起,流派之间的界线已模糊不清。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与现代派的手法如怪诞、梦呓、蒙太奇、多层次结构、时空概念的颠倒等交织在一起,再也无法区分。文学批评家拉尼茨基认为,从六十年代开始,德语文学只有个人风格之分,而无流派之分。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动荡,西方德语国家以至整个西欧的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整个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现状愈来愈不满,终于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冲击着社会,对文学也发生了深刻影响。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的西方德语文学也经历了一个“政治化”时期。许多作家加强了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在作品中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作了有力的抨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伯尔的《以一位女士为中心的群像》（一译《莱尼和他们》，1971）、《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1974）和《监护》（1979）。它们对“小人物”在西方社会受到的迫害以及他们的悲惨遭遇作了深刻的描写。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反映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和青年问题的小说，它们大多是在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创作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恩岑斯贝尔格的《无政府主义短暂的夏天》（1972）、卡琳·施特鲁克的《阶级友爱》（1973）和约尔克·施罗德的《西格弗里德》（1972）等。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精神上的苦闷、彷徨和无出路感以及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几种关系上的“异化”现象。在这些作品中，以尼柯拉斯·博恩的《历史背向地球的一面》（1976）、弗里施的《蒙陶克》（1975）、瓦尔泽的《一匹逃逸的马》（1978）、伯恩哈德的《地窖》（1976）、汉德克的《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较为突出。

这一时期的西方德语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远不如六十年代，除少数作家如伯尔、弗里施和瓦尔泽的作品外，大多数并未得到较高评价。

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在政治上并未取得什么成果。事实证明，它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所设想的改造社会的途径只不过是一种狂热的幻想。运动沉寂下来之后，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资本主义世界保守倾向的抬头，对战争，特别是对核战争的恐惧以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青年一代的分子和作家感到前途暗淡。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更增加了他们的悲观情绪。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德语文学重新走上了一条“非政

治化”的道路。不少作家开始寻找新的“立足点”，并在不同程度上逃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躲避严酷的现实。对未来的恐惧、对生活的厌倦、病态心理、梦幻、死，甚至世界末日感，成了文学的普遍题材。在形式和表现方法上，自传体、日记体、纪实体、回忆录形式的小说大量出现，风格趋向日常化、平淡化。评论界把这类作品称为“新主体派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W·约恩森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周年纪念日》(1970—1984)、P·魏斯的《抵抗的美学》(两卷，1975，1978)、伯恩哈德的《混凝土》(1980)、W·D·施努雷的《影子照相师》(1978)等。此外，一批年轻作家登上文坛，写出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布里吉塔·阿伦斯的《黄云母》(1981)、赫尔迦·诺瓦克的《无羽之鸟》(1981)、薇伦娜·斯蒂芬的《蜕皮》(1978)、彼得·尼佐恩的《爱的年代》(1982)等均受到好评。反映青年、妇女和外籍工人问题的文学也逐渐崭露头角，其中瓦尔泽的《爱的表白》(1983)、博托·施特劳斯的《停车场》(1982)和《再见三部曲》(1980)、乌拉·汉的《逢场作戏的人们》(1983)、娜达莎·沃定的《玻璃城》(1982)得到评论界的肯定。

民主德国文学

一九四九年，在当时的苏军占领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大批流亡国外的革命的和反法西斯进步作家回到国内，成为新文学的中坚力量。一些新作家也陆续显露头角。建国前后，民主德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是揭露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统治，批判它所发动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歌颂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安娜·西格斯的《死者青春长在》(1949)、威利·布雷德尔的《儿子们》(1949—1952)、汉斯·法拉达的《每个

人都孤独地死去》(1947)、阿诺德·茨威格的《停火》(1954)、波多·乌泽的《爱国者》(1954)、布鲁诺·阿皮茨的《赤手斗群狼》(1958)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展,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被称为“工厂文学”的作品,描写工人阶级为建设新生活作出的巨大努力与牺牲,反映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形成。较为突出的有爱德华·克劳狄乌斯的《站在我们一边的人》(1951)、H·马尔希维查的《生铁》(1955)、K·蒙特施托克的《灯火通明之夜》(1952)等。此外,一批反映农村土地改革和建立农业合作社的作品,如O·戈彻的《深深的垄沟》(1949)、波拉切克的《土地的主人》(1951)、库巴的《宫殿与茅屋》(1957)、施特里特马特的《丁柯》(1954)等引起了较大反响。

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的文学出现了繁荣局面,作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创作思想也较活跃。这一时期的文学题材有以下几方面:

一、由于德国分裂所带来的个人生活道路和两种社会制度的选择。代表性作品有C·沃尔夫的《被分裂的天空》(1963)、西格斯的《抉择》(1959)和《信任》(1968)、H·纳赫巴尔的《莱奈肯的婚礼》(1960)、B·泽格的《秋烟》(1961)、M·W·舒尔茨的《我们不是随风飘扬的尘土》(1962)和D·诺尔的两卷本小说《维尔纳·霍尔历险记》(1960、1963)等。

二、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描写和探索社会变化带来的人的变化以及道德观念的改变,反映普通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面貌。B·赖曼的《生活的归宿》(1961)、K·H·雅科布斯的《夏天的故事》(1961)、H·康德的《大礼堂》(1965)、G·D·布隆的《浦里丹的驴子》(1968)是较为优秀的作品。

三、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压制民主、不负责任、瞎指挥等

官僚主义现象进行尖锐的批评和揭露。最出色的作品有 E·施特里特马特的《奥勒·毕恩柯普》(一译《蜜蜂脑袋奥勒》,1963)、E·诺伊奇的《石头的痕迹》(1964)和 F·布劳恩的《未完结的故事》(1975)等。

六十年代民主德国的小说,随着新题材的开拓,艺术表现技巧也有了新的突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克服了五十年代那种简单化的倾向。作家常常刻划复杂的、不寻常的人物,表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西方文学中常见的多层次结构、内心独白、蒙太奇等手法也开始得到广泛运用。

七十年代以来,民主德国许多作家在题材和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的同时,注意发掘和借鉴外来的和传统的艺术手法,许多作家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巧妙地结合现实问题,对许多不良的社会现象作了揭露与批判。“纪实文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具有浓厚传奇和幻想色彩的作品受到好评。S·基尔什的《驯豹女郎》(1973)、西格斯的《相逢》(1972)、C·沃尔夫的《一只公猫的新人生观》(1974)和《卡桑德拉》(1982)等不仅在本国,而且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在我国,战后的德语文学得到越来越多的介绍,不仅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被翻译出版,许多过去不熟悉或刚登上文坛的新人也陆续为人们所了解。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是不充分的,许多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对我国读者还十分陌生。

为了扩大我国文学工作者的艺术视野,增进读者对当代德语文学的了解,我们选编了这个集子。它收入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四十六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共五十二篇,

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同我国读者见面。它们的作者既有早已成名的文学巨匠，也有刚开始创作不久的青年作家。

由于战后的西方文学普遍渗透进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思想内容的哲理化和抽象化，传统表现手段的破坏是其主要变化），它与我国多数读者的审美习惯形成较大的距离。因此在选编过程中，我们既考虑到作品本身在国外的影响，又不能不顾及我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这样，这本集子所反映的当代德语国家的文学面貌与外国评论家所描述的面貌就不能不有一定的差异。

这本书所选小说的题材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揭露和批判希特勒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和它发动的残酷的侵略战争，反映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这类作品共有九篇，其中有的从正面描写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对纳粹压迫者和侵略者展开的英勇斗争（《阿卡狄亚》、《阿迦特·施魏格尔特》、《芦苇》），有的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毁灭》、《鼠的节日》），还有的叙述了德国士兵不愿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开小差，甚至杀死军官投奔苏军的故事（《窗台上的橘子》、《直到最后一人》、《致命的还乡》等）。

二、反映民主德国工农业建设和人的精神风貌（《雷娜·马特克的决定》、《随孩子们的便吧》），描写德国的分裂给人们带来的两种制度的抉择（《我发疯的弟弟》），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诺拉·S 档案》）。

三、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弊病。这类作品的数量最多，其中有的反映西方世界的犯罪问题（《架在脖子上的刀》、《一个幸运的姑娘》、《与一个杀人犯的谈话》），有的揭露人的道德堕落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上布劳贝尔格案

件》、《长途电话》、《家庭之友》），还有的反映工人和雇员的处境（《在默默的纪念中》、《西格弗里德之死》）和老人孤独和凄凉的处境（《开饭大娘》、《一个老人之死》），揭露神职人员的虚伪和卑鄙（《不贞洁的受胎》）。此外还有几篇是反映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的（《潜伏状态》、《一切》、《伊娜》）。

四、反映西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人的孤独、压抑、没有前途的绝望感和灾难感，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和“失去自我”的人的精神世界（《三十岁》、《隧道》、《某日》、《淡漠的人》、《一个名叫弗罗伦丝的混血女郎》）。

五、揭露和讽刺西方社会里对人的控制和监视（《被怀疑的人》、《三位听话的警察》）以及警方和军队的愚蠢无能（《卡茨溪畔的战斗》）。

当代德语文学中短篇小说的数量很多，本着文学性和可读性相兼的原则，本书只能选择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名篇因已见之于别的报刊、书籍译载，一般都没有选入本书。但由于我们的眼界狭窄和水平所限，很可能有许多优秀作品未被选入。译文一般都根据原文作了校对，同样限于水平，难免仍有错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读者从中能够了解到各德语国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的某些侧面（对于这些，相信读者会用分析的态度去对待），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艺术养料。我们期待这个集子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在选编本书过程中，曾先后得到赵登荣、宁瑛和杨慧同志的协助，特此致谢。

选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元月

目 次

前言

选 编 者

1

阿迦特·施魏格尔特

〔民主德国〕安娜·西格斯作

施 种 译

1

芦苇

〔民主德国〕安娜·西格斯作

卢永华译

26

诺拉·S 档案

〔民主德国〕艾里克·诺伊奇作

袁志英译

40

阿卡狄亚

〔民主德国〕施特凡·赫姆林作

吴薇芳译

64

我发疯的弟弟

〔民主德国〕施特凡·海姆作

叶新愉译

78

雷娜·马特克的决定

〔民主德国〕赫尔穆特·萨科夫斯基作

王建政译 赵登荣校

97

随孩子们的便吧

〔民主德国〕沃尔夫冈·科尔哈瑟作

黎 奇 译

125

相遇

〔民主德国〕鲍里斯·达森科作
刘明正译

141

鼠的节日

〔民主德国〕约翰内斯·鲍布罗夫斯基作
华人译

151

毁灭

〔联邦德国〕汉斯·埃里希·诺萨克作
叶廷芳译

155

标记

〔联邦德国〕汉斯·埃里希·诺萨克作
孙汇琪译

203

架在脖子上的刀

〔联邦德国〕汉斯·萨尔作
章国锋译

218

直到最后一人

〔联邦德国〕卡尔·蒙德施托克作
陈珊译

222

扛花圈的人

〔联邦德国〕约瑟夫·米尔贝格作
华人译

246

与一个杀人犯的谈话

〔联邦德国〕亨利希·希尔姆贝克作
华人译

251

蒲公英

〔联邦德国〕沃尔夫冈·博尔歇特作
韩耀成译

255

一个幸运的姑娘	
〔联邦德国〕赫尔曼·凯斯滕作 李士勋译	271
不贞洁的受胎	
〔联邦德国〕特奥多尔·魏森博恩作 丁申宽译	277
一件谋杀案	
〔联邦德国〕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作 田守玉译	286
西格弗里德之死	
〔联邦德国〕马丁·瓦尔泽作 刁承俊译	299
在默默的纪念中	
〔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娜·勃吕克纳作 马庆发译	308
某日	
〔联邦德国〕玛丽·路易斯·卡施尼茨作 赵 侠译	313
不打纸人靶	
〔联邦德国〕约瑟夫·雷丁作 马庆发译	326
一个老人之死	
〔联邦德国〕路易丝·林瑟尔作 裴胜利译	334
伊娜	
〔联邦德国〕玛丽雅·克努尔·梯米斯特作 高中甫译	343

左撇子

〔联邦德国〕君特·格拉斯作

胡其鼎译

352

淡漠的人

〔联邦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作

袁志英译

360

被怀疑的人

〔联邦德国〕尤尔根·贝克尔作

田守玉译

368

开饭大娘

〔联邦德国〕埃斯特·克诺尔·安德斯作

章国锋译

376

不仅在圣诞节

〔联邦德国〕亨利希·伯尔作

章国锋译

382

圣诞老人的风险

〔联邦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作

王荫祺译

405

卡茨溪畔的战斗

〔联邦德国〕汉斯·维尔纳·里希特作

胡其鼎译

412

速记稿

〔联邦德国〕马克斯·冯·德·格律恩作

胡其鼎译

419

一位诗人的画像

〔联邦德国〕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作

余匡复译

426

潜伏状态	〔联邦德国〕巴尔巴拉·柯尼希作 马仁惠译	430
一个橱的移交	〔联邦德国〕约瑟夫·雷丁作 蔓 华译	439
长途电话	〔联邦德国〕玛丽·路易斯·卡施尼茨作 赵 侠译	444
重逢	〔联邦德国〕彼得·施奈德作 楚 润译	456
三十岁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作 赵登荣译	468
格罗舍尔小姐	〔奥地利〕埃里希·弗里德作 荣裕民译	509
上布劳贝尔格案件	〔奥地利〕克劳斯·康涅茨基作 钱鸿嘉译	519
一切	〔奥地利〕英格博格·巴赫曼作 赵 侠译	536
家庭之友	〔奥地利〕赫伯特·艾森莱希作 杨寿国译	556